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八十八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雷在瓚

明文海卷八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論五

吾子行論 楊循吉

吾衍年四十未娶其友為買酒家女事之女有夫者也夫死事連衍衍遂逸去投水死予不悲衍而鄙之衍杭人也世稱其博洽好學予觀其所論著信然然其死乃若是則與其學若出二人者亦獨何哉夫士所為異於人者正以

處生死禍福之間能不動而已矣故有含垢忍汚以全功名而振臂掉首以快忿怒誠知夫生死大故不可以輕判也古君子則皆能無憂其死矣而有不然者非特商確於死生之間以為不當死而不死也亦其小辱小忿自不能動吾之心亦欲受夫小辱以去其大恥者而已矣及其臨大難遇大事即授首不辭至其以身許人也若舉破履擲之道間耳以其小者言之若曹沫荆軻聶政之流是也豈謂管仲龍且鄒陽不能行之乎若匹夫匹婦其中固無分寸之見茍一辱之

則閉户深匿以為恥不死不足以見人於是有自經於溝瀆者彼小人宜知有小恥豈知天下有大恥也噫嘻衍為士人亦匹夫匹婦邪何其識之似乎方衍買酒家女被逮時身既受誣則豈不能具一牒自理闕下耶即不能理豈不能逃適長山大谷間俟赦出耶即不能逃豈不能手殺誣者自械繫詣獄就死耶即不能殺豈不能無辨而受之以長者自處耶即不能受豈不能求解於時之有勢力人耶凡此數事衍皆不能而投水以死

死則死耳何重乎衍哉然則衍之志氣尚未堅定以一小辱小忿而能動之何貴乎學也由是觀之衍無結人之能無脫己之智無含物之量無應世之權無報怨之節無奉身之仁矣匹夫匹婦目不識詩書心不諳道德彼其有死固然耳若夫衍其學不為不善博古乃其所成就者若是吾乃所以責衍也士之不幸而不得其死者多矣天下或壯之或悲之或笑之慷慨激烈而死世所壯也顔杲卿輩是也幽囚抑鬱而死世所悲也屈平

是也無賴妄庸以死世所笑也古莫傳其人鄙之甚也若行之死不足壯不足悲乃足笑也嗚呼衍之死何不幸而至為天下所笑也哉或傳衍屍不獲豈固飄然自遁而世遂以沈淵誣之耶若是則可也

性論 祝允明

今昔之說性者棼然角起而未肯以物證之而明也人與物也高下懸殊其必有受斯謂之性謂之性斯必有恒乃同也今夫物之性剛柔熱寒生殺平毒受於是則

恒於是故稼必生虎必殺豈惟生爾燔草石至為粉塵
甓鴂之翮一染於醴察之不可覩而尋仞之夫一納諸
咽傷生以死此時上帝不之違焉然則性不恒乎哉羲
炎軒嚳伊姚姒姬廹之死使惡必弗從癸辛道之生令
善亦弗能不從者稼不殺人也不能者鴂不活人也此
一而已矣其必然者也奈何談者之弗校於是彼有類
乎是者嘗以犬異牛牛異人云之矣是未究之語也犬
牛人之性則異爾其有恒一也烏可以其異也而廢乎

有恒者耶然則謂有恒者謂皆惡與皆善與不然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并者也善者則甚少犧姬是也惡者亦甚少癸辛是也并者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其品極繁由千萬至於無算也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是也天地之道二陰陽而已矣陽善也陰惡也陽善亦有惡也陰惡亦有善也如令獨陽而亡陰則亡生矣亡陰則亡生然則生矣復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少者有恒甚繁者亦有恒故鳳寡鴝亦寡而雞雀彌

彌今古亡變也彼將達其辯故必曰惡者氣爾夫理非氣不之舍必舍於是合焉而始生生而性始見性非見而有有於合之際矣非鳳其胎而鴆其卵也必寘性於偏善而曰惡者氣然則必曰鴆性本善其殺物氣也斯可矣生生之屬又奚必有性字哉吾非有黨仇乎軻告卿雄愈翺顧熹諸子之閒循吾見而章之亦俟萬年下有定之者然亦非臆議也由孔子曰性近而已自孔子至於今皆稱為至聖語必師疑必質而獨不是其言性

不亦怪乎審是則孔子亦不得為至聖矣嗚呼吾獨知從孔子也

治亂論 祝允明

有治者有維治者有亂治者有還治者有亂者有捍亂者有治亂者無絶亂者無絶治者治不可絶也亂亦不可絶也凡人有治亂焉凡天有治亂焉人之為治亂人習識之天治亂奈何天之始咸無治無亂生為治死為亂安為治擾為亂腴完為治悴傷為亂氣化自為之為

之而非謀為之猶無為爾無為而然也故物有適與戚而無愛憎比後久且人者擅而弗天乃為之用謀非自然已而天之自然終弗還是以無為歸於天人無以無為為已孔子云舜無為亦衰世之意耶夫人之始天為之有戚與適而無愛憎久且甚愛憎起焉有愛憎而無願與尤更久而滋甚願尤勃而作遂至於后讐遂至於戴殺崇畢之守隳不能持之矣茲焉謂獨下民之辜歟夫人之治者為彀膳相甘絲枲相煥牝牡相契慈孝相

親禮樂相順夫焉不愛願亂者反之焉不憎尤至於國天下皆然而始治也人為之續而亂人為之在治而維之先亂捍之在亂治之既治還之皆人為之治者聖哲才賢亂者不肖奸宄盜賊校然已至乎天則未知其有治亂也知之而未知治之職乎人也以天之大尊愛願焉而不敢憎尤亦以其公仁故聖教稱大德曰生而俾不怨然而人物安焉而不知治其亂之職乎人人之力至而救還之萬分一猶若自然矣力而無救還若堯之

於水湯之於旱亦末如之何矣茲所謂亂不可絶治亦不可絶者也然而弗可任而無力者焉今夫鏡之以日月或曀霾焉潤之以雨露或亢烈焉暢之以風氣或颷飆焉舉而隅及之無不有治亂者治者若常亂乃至踣陷焦炙摧劒以至瘨虐萬形令枯困迸越痛毒磔裂死滅不可以忍語嗚呼割矣哉可不謂天之亂而能免下民之咨怨懟尤者與於是有膏薪漿翣屏障之救是不謂夫天能治亂於自然而不能治其亂人能治亂又能

治其亂又能治天之亂矣夫天由天之治謂之大德以不能治亂為無厚皆不與於天惟公若仁其本性無庸以私譆於乎人不治亂交責之天天不治奈何亦置之也耶為孔氏之學獨當不怨天而務民義會仍歲四方饑星在壬午以（闕二字）癸未以風是為天亂申之春夏亦屢風激論以爾凡言人之治亂之術者衆矣

古今論 祝允明

談者類判古今為歧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

非今細人多狃今而病古吾以為悉謬也君子之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擯相尸祝升降盤還樂而咸池承雲縣簴干戚冠而收冔母追衣而袀袨逢掖紳佩器而豆籩鉶瓚俎几車旆布席納履豈不美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者之為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為視聽步趨御用者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宜也蓋賢愚之情略近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從其間舉而先之耳

後之人中無是也其為賢者亦非果有是也其知及之
遂苟云古是而今非漫然欲以皦皦之身而行渾渾之
典是獵其聲而已矣若夫細人之狃今亦非誠狃其聲
也狃其實也其於諸具亦曰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
其外之便於中也吾是以知為古今之辨者亦執其實
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
之道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亦狃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
逃告也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茫茫宇

宙積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予亦曰無今曷以為古也前既作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聖克之而弗為斯後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為之罪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歷祼二千而乾坤倒懸非我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而生斯民也其亦若是否乎哉知其一契也然則謂今之弗逮古者然乎哉方孔子時則以結繩

為上古羲黄為後世矣又以視今日何如哉猶是則人之不足為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徒皆然也及至漢氏以來累降而累病予嘗統究千古儀制風俗大率三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元其繼矣吾明一時也閏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然而有作於上下未齊也故予病乎其為辨於古今非無辨也徒辨其聲非其實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而

有以為之者蓋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群黎之情察陋儒之識為古今論

國年論　祝允明

語為國者知在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矣又知得是者永命失命者趣祚矣或從而案之有契焉夏之道不降於殷殷之道非劣於周而其世每趣焉陶虞之禪則是以天地之道公於萬世其祚命恒在宇宙非所謂趣者其後劉氏李氏趙氏率三四百禩他則不然

蓋三氏者弗能純得乎是而猶弗眘之此其效也然其去文命之道亦濶矣何其年且庶幾乎如是哉按稽之弗能無貳者吾求其故觀其國不可識觀其人乃得之矣今夫人之年以百二十為大紀而克爾者萬一其視為恒度上者九十而已耳八十而已耳亞者七十六十而已耳今由賢以迨愚凡其間心行智術生養以有其躬者貴富賤貧佚勞通窮萬萬殊矣究而至於死率底於是無縣相違矣則國之脩促亦何縣去之有何也苟

有充於腸無必盡梁鑿苟有裹於軀無必盡蠶毳亦勉勉乎終厥人矣苟有發於此無必極神化苟有被於彼無必極康乂亦勉勉乎終厥圖矣惟去穀稷而鴆葛棄仁義而戈鉞乃以貫滅亦無爽焉然則為國者無以年敗道無以道疑年不盡物而人況加於備養不極理而國況進於純道純道之效至矣哉或曰純道者奈何曰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刑政是也

後國年論 祝允明

或曰審若子言國之祚以德符之則周之德其可七百也斷可識矣又何以卜為而後始曉也曰卜史之吻吾不知也雖然即有是者亦奚比於德之為符也與夫其必以卜者豈不曰年存諸未至非人知所察而惟天察之乎夫天則察其年之所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乎不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立於今者乎以其立於今者而察其來是奚必蒼蒼者能之乎今使問曰文王奚如哉皆曰仁也秦政奚如哉曰

不肖也文王二世可乎曰不可也秦政八百可乎曰不可也若是者能語之豎子能之無伺乎祝史也而况於君子乎而况於天乎天之於物也實良者條𦯧樹薄者槙蹶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畀以松柏而自然後彫畀之菌槿而不能私延天能畀之不能察之耶周史之卜天之荅之弗容自眯也七百之歴非不可溢而八涸而六也大校若是而已故更過之其為斯數者史人候測推步有其術矣蟻徙而澤鴻𨁝而曙不足異矣嗚

呼持斯說以質千古弗遷矣辟國者亦奚為而不師文王乎

戲論 祝允明

天地貞觀日月爭明有物有則性習不齊聖王修德囿民內於大㷀咳笑有度教朿刑截無恥弗格以為患何以戲為哉夫游息時舍弛張互用諧隱發懽博奕舒氣賢哲不廢方冊有之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古之戲也嗚呼周旋中規舞蹈象德遂為冠猴綬狗緣撞手步以禮

樂為戲肉刑五等輔教止辟遂為椓烙剭斮以刑罰為戲播種什一粒民養後乃遂稅摧椎剥以稼穡為戲理財禁非命令役使乃遂漁賄殘慘以官政為戲學古有獲誦詩授政乃分經爭傳偽道遂賈宦以學術為戲褰政紀事顯道擒華乃繆辨夸辭妄製遂科以文章為戲配祖嗣育乃奔淫蒸報以夫婦為戲傳賢禪授乃九錫勸進以君臣為戲降衷繼善秉彝好德遂悖心欺天盜聖罔衆以心性為戲篡之郊弒之類（祭類）奪而詔侈而封（封禪）

莫不攀歷數陳應順應天順人叙五運類肆讕詞對越百靈以天地為戲蓋本柢心性臨冒天地以有我嗚呼至夫以心性天地為戲聖人有作能如之何矣哉甚哉人無畏如此如此大夫士稱為賢才莫不以周孔吾師天地吾性性理吾學皇王我政擊臂白眼麾睨天地天生烝民嬰兒乎用奸文生殺之為樵蘇然為夫婦之别令夭窮孀嫠凍餓死君臣以義令良淳民征輸役徭犇蹍以死咸謂屠劉嬰兒羊豕等類大略主務譎欺以相為君

以戲臣臣以戲君父戲子子戲父夫戲婦婦戲夫族屬友朋鄰閭爾我交逐逐用此戲天下日走息戲中其行莫不用此戲其言莫不謂聖哲令賢其執彌貞其事彌戲由有聖人教而來日走息戲中獨醒者翻惑羣訕曰其是同舟弗寤其歸也各趣戲無已時乃移戲以爭爭以反反以亂天地弗見所以救飭人人不知死所其所云教之咎耶其戲之罪乎哉噫其終矣乎謂吾言必云妄輕之其必以謂戲嗚呼其誠矣乎

心氣體交養論 祝允明

夫軒蓋載塗金錢積櫝禮樂充庭勲勞被物緗素列架豪楮飛寀英俊驩趨士女愛戴樽罍雜遝聲容璀璨田苑蕃麗烟霞出入莫不名響海岳敬咸卑尊如是則志意敷暢精神㷀發而四肢澤腴是心氣體之得養果在於外物然而聖人之徒以謂不然故有浮雲之麾執鞭之棄至如朝冠不彈銅山無跡鸞刀不更賔館生塵故舊寂寥吟諷靡寄有謨必僨所投輒戾如是則悰况牢

落神襟忽悅偃息蕉萃心氣體之不得其養也外物之乏之也而聖復不然故有顏巷之樂原室之泰是故衆人以物養氣體氣體美而心從之聖哲用道養心心安而氣體從之雖遇有欣戚而賢聖長熙然而肌血所嗜必在佚美有骸之所同特徇道不暇耳其在道獨為肌血吾無言之如道可佚而佚之也心氣體亦有閒焉養心氣體猶未曰麤之乎食色聲味衾裳堂室舟車之類也精之乎卷籍誦覽章句歌吟筆墨灑染圖畫拊玩偕得

而具享三者養之完矣若是者咸假外物須資金錢事事而求之營營而萃之得而養則心獲矣而氣體未免於煩勞乎或得甲而缺乙昨有而今無茍不必慕其全不追於昔快乎此且慊乎彼喜其存抑勿惋乎亡則心少不足而免於勞煩氣體則泰紓然則得其全三者備而道無害不可尚已於其間或得失不齊𡠀必求且嗟三者必欲全弗之而終弗克無寧任之與力為氣體以損心無寧息氣體心亦未嘗不可舒也余性極任時昨

有養三者頗皆得一二比來爲人移假洎攘竊去物甚多始多惋惡將復求完之暇坐漫想得此因寫出之期以自從焉

燒書論 祝允明

客入祝子書室謷曰富哉先師之淑萬世者其具夫旣而曰痛飆政之賊聖典也不然尚博厚矣夫祝子曰聖訓在淑身不淑口吾見淑口也衆而身之鮮吾不能一乎感實懼倍焉雖然安得政吏生以終惠我客驚曰怪

哉曷為宥其賊而又惠諸祝子曰政不善燔玉石俱焚然而嬴氏博士之司不與也幸蒙賴漢室君臣灰復燃簡復漆令士身厥一辭不還必去小人徒於君子者若復浸廣以臻厥全可賢可聖而奚其少獨敗吾淑者林林爾吾力綿弗能祛思得呂氏之子之手而假之曰將燒者何祝子指數十篋曰可燒也客試閱之所謂相地風水術者所謂陰陽涓擇蕪鄙者所謂花木水石園榭禽蟲器皿飲食諸譜錄題詠不急之物者所謂寓言志

傳人物以文為戲之效尤嵬瑣者所謂古今人之詩話者所謂杜甫詩評註過譽者所謂細人鄙夫銘誌别號之文富子室廬名扁記詠為冊者所謂詩法文法評詩論文識見卑下僻繆黨同自是者所謂坊市妄人纂集古今文字識猥目暗畧無權度可笑者所謂濫惡詩文妄肆編刻者所謂淅東戲文亂道不堪汙視者所謂假託神仙修養諸門下劣行怪者所謂談經訂史之屑碎所証不過唐宋之人所由不過舉業之書者所謂山經

地志之荒誕塵游宦歷之誇張者所謂相形祿命課卜諸技之荒亂者所謂前人小說資力已微更為剽竊潤飾苟成一編以獵一時浮聲者所謂纂言之凡瑣者所謂類書之複陋者所謂僧語道術之茫昧者所謂揚人善而過實專市已私毀人短而非真公拂人性者問祝子曰斯何惡而去之祝子不應又問子亦以科第之録場屋之業若贅疣然何不及之曰試録者國家用人之階彰勸之具是王章也非書也科舉之作士藉以應求

今工之斧斤也抑亦非文也不足去又問所將去若是將不有甚於茲者乎胡不之覩曰下此者吾弗有之矣丹竈之方盜鄰也房中之猥者淫誨也房中非邪妄黃帝內素言之史志具之第今傳非故策悉穢妄耳妖讖之文吾耳目無接也吾安得有之而安得去之客出語人曰祝子悍哉乃將是羸政而欲用之抑猶惡其聲徒口以倂我將毋復思假吾手以為政秉炬也乎

學壞於宋論　祝允明

祝子曰凡學術盡變於宋變輒壞之經業自漢儒訖於唐或師弟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敷布演繹難疑訂譌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為已說或稍援他人皆當時黨類吾不知果無先人一義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祖宗隨其步趨迨數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我太祖皇帝洞燭千古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以後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一閱兩漢魏晉六代隋唐遵聖之學其義指理致

度數章程為何等精密宏博宋人之勞不見何處及之況並之又況以為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强辯解也

明文海卷八十八

明文海卷八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論六

帝王官家天下論 邵寶

古也有志二帝官天下者也三王家天下者也曷為謂之官也傳諸賢而不傳諸子也曷為謂之家也傳諸子而不傳諸賢也曷不謂之子天下乎有子則世焉無子則及焉要之不出乎家而已矣不必必歸諸

子故也官天下者公於一世而不必於一家家天下者公於一家而不必於一身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盛非後世可及也父沒子繼親受之命此事之常無庸論者乃若兄終弟及以兄道命之乎以君道命之也君道即父道也以君道命之則弟以臣道承之以父道命之則弟以子道承之而弟道固在其中矣以一身具三道焉曷為為之後而不遂為之子也昭穆穆有定分焉故也況為之後而子焉者為其嗣

之絕也今也有萬世之廟而有萬世之祀其宗也固時享之其祧也亦歲祫之其為有後孰大於是而必為之子乎且君之及也必以嫡宗之繼也必以支以支而及非及也以嫡而繼非繼也是以宗法自諸侯別子始有之然則禮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何也明其統之尊也故宗雖不及於天子諸侯而統不能不系之也夫是之為正統夫既後正統矣則於所生何以不得顧也夫既後正統矣則正統在我以

正統而復承小宗可乎然則名何為而不可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名雖不可易而正統之尊固不可干也是故正統之祭之廟不敢與也正統之薦之祠不敢入也無已而為之别室側焉而不敢並也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况天子之禮乎是故名當稱則稱之道當隆則隆之分當嚴則嚴之禮也然則名之當稱固知之矣所謂道當隆

則隆之者何居以伯父而有祖之道者也所謂分當嚴則嚴之者何居以伯父而有君之道者也然則何以隆之何以嚴之亦曰別嫌明微於廟庭饗祀之時敦孝起敬於宮闈省謁之際無所不用其誠而已矣

治河論上 郜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

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效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

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丈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

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功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如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屈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為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

漕不及泲矣又恐壊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壊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壊徐州也使皆無壊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譊譊然曰某為上策某為下策某為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治河以無事治之則得矣

治河論下 邵寶

夫所謂治之以無事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兹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與抑亦委之於不醫與委之於不醫是徒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

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無事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清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強塞未必可以應天者載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尚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

之愈不愈則歸咎於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者也故治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決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為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

也故必得良醫坐守其側切脈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遺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為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秩命

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為難也

宋都汴論 李濂

余每見世之君子喜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為千古名言竊謂起之言信美固不可以人廢但失内外交修之意耳何則德與險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是故立

國者德為本而險次之蔑德而恃險弗可也徒德而無險亦弗可也不觀諸易與周禮乎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故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固常嚴乎內治之修而亦不少弛乎外患之慮若文王邑豐武王遷鎬成王宅洛漢唐都關中皆為長治久安之畫者也宋因五代之舊而建都於汴可謂失計之甚矣夫汴平原曠野無險

阻可守張儀謂其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固戰場也酈生說漢高帝亦曰陳留天下要衝四通八達之郊歷習往牒自古無建都於此者魏本都安邑苦秦侵伐不得已東徙大梁厥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擒而滿城魚鱉矣朱全忠之篡唐也居汴不過五六年耳唐莊宗舉兵伐之其禍烈於王假石敬塘因之耶律長驅少帝被執視全忠之禍則尤烈焉宋之藝祖英武振世蓋創業之賢君也覆轍如此乃弗之鑒而襲周都汴遂貽

子孫北狩之恥卒使中原淪為榛莽終世而不可復推厥禍原實繇其忽遠圖而昧大計也尚誰咎乎末年西幸洛陽顧瞻形勝頗有留都之意而群臣勿從太宗時為晉王扈從力言其非便藝祖曰遷洛尚未也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因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致諷之藝祖不答繇是知藝祖之知非不知汴之不可都也特阻於衆論而雄斷未施懋建大命姑俟後世為之耳夫既安於汴都當思慎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可也矧

燕薊烽燧相去不遠一旦邊馬南牧何以禦之乃曾不是慮而君臣上下以為宴然無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欲為太王避狄之謀寇萊公力主親征卻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歷中又肆無厭之求富鄭公以强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靖康復入寇廟堂援故事請和金人不許於是括京城内外金賂之弗滿其欲青城之邀倉卒無策以應而國勢遂不可支矣嗚呼使當時早從藝祖之志而遷於洛夫豈有二帝蒙塵中原陸沉

之禍哉憶在仁宗之朝范文正公時為陜西安撫使上疏曰天有九關君有九重請修京城以壯帝居營洛陽以備巡幸太平則居汴京水陸都會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洛陽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原且關中自古興王之地百二天險亦宜留意仁宗深以為然而沮於余靖之言其議遂寢范公之卓見遠識與藝祖合誠非在廷諸臣可及後雖思用其言顧事機已失噬臍無及矣或曰國之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是故天運苟在

何地非都天運倘移何險足恃陽九遘厄厥數否塞人欲以區區智力挽回於其間抑難矣曰天道遠人事邇何謂天道運數是也何為人事修德卹民用賢去奸凡可以壯吾國勢銷患於未萌者皆是也苟不盡力於人事而一聽於天數則將坐待危亡而莫之自强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天下國家者其尚懋於圖治以祈天永命慎勿惑於茫不可稽之天數哉

族葬論上　李濂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未聞棺槨也中古聖人始易之以棺槨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翣益彌文矣未聞合葬也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合葬矣未聞封而識之也子曰古者墓而不墳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封識矣未聞族葬也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

左右葢古者王公以下皆族葬不特士庶人為然也曰為之圖謂方其未死也豫圖其地之形勢及丘壠之處謹而藏之後有死者按圖以葬也曰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謂以遷徙造塋者為始祖也如文王居豐葬於畢是文王為造塋者宜居中穴次以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至平王東遷則又為洛陽之始祖矣嗣王亦然抑此論古者國君之葬制云爾未及士庶人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

地域而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次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曰掌其禁令戒不相侵也曰正其位次俾序昭穆也曰掌其度數謂差其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此士庶人之族葬以君為之畫地以葬非民自為地也故曰聖人父母萬民生則富之教之死則葬之此王澤所以入人之深淪骨而浹髓者也夫族葬之制見之周官者如此孰廢之曰秦廢之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先王族葬之制由是大壞兼以形家之術興

野師盲巫又倡為吉凶禍福之說世人私心累之故喜聞而樂從於是世自為墓以覬利澤或有一易再易三四易遠去父母之兆而不復省視者矣嗚呼流俗之可惡邪說害之也君子有維持世道之責以闢邪說正人心為已任盍求古人族葬之制而行之以為斯世斯民之表乎

族葬論下　李源

人有言曰宗法廢而天下無親族自封建之制不行而

大小宗之法不立是故人之於族也散無統紀不相聯屬由是親者疎疎者為途人固有閱數歲而不相見者矣維持世道之君子思挽末俗而反之厚將何所庸力乎有一焉固人人之所得為也吾聞族葬之法載諸周官苟能𢈔古凖今參酌而行之當歲時拜掃之際親疎畢至同展謁於墓所序睽濶相慰勞而水木本源之念油然以生庶幾合族之道乎邇者改卜蘇村之阡弗揣凉薄乃講求古人合葬之法欲使子孫世守之不廢蓋

嘗徧考先正諸家之法而獨有取於趙季明氏之圖其制曰族葬之法以造塋者為始祖子不别嫡庶孫不敢即於父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元而下左右祔以其班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於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明貴賤也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與其柩退嫡夫人之穴尺許夫同封亦繫一人也其出與改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絶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居成人之位有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葬祖後亦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夭也

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葬祖北之東女葬祖北之西）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本伊川葬說）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葬女季殤後）明斯論平正周密足以補周官之未備族葬者宜以是為式矣又曰葬親而不祔其祖與祔而不以其倫者均之視死者為不物噫嘻為人之子孫而視祖考為不物其違禽獸不遠矣濂著是篇而藏之祠堂副在譜牒期後世有行者子孫不至大愚必從吾志

花木記論　林大春

予自歸山之後往往於荒山落寞之境見有奇花異草而無名稱者甚衆及至修輯縣誌旁搜花木得其有名稱者亦不下數十種多為中土之所希睹因憶瓊山丘公嘗作野花亭記悼其地花卉之不幸予潮與瓊同極南陬花木大率相類然瓊之花雖産幽遐猶得丘公以為之記固不幸中之幸也予地之産其奇瑰幽香長託林莽雜處荆榛已難悉數至得其名稱亦未能一一表

見於世使不詳考而志之匪惟以不得躋於上苑為恨抑且有愧於瓊多矣故特悲而志焉

五德之運如何　華鑰

帝王順時以修政而或者以天運符之天下始有異說矣夫天有五行分時遞運以成萬化而帝王之政則隨時修飾以新萬民是以定歷律改正朔易服色必取諸五行以備一代之章采儀度而相生相勝之說不與焉後人妄以讖緯配合至欲援生克之運以符生降之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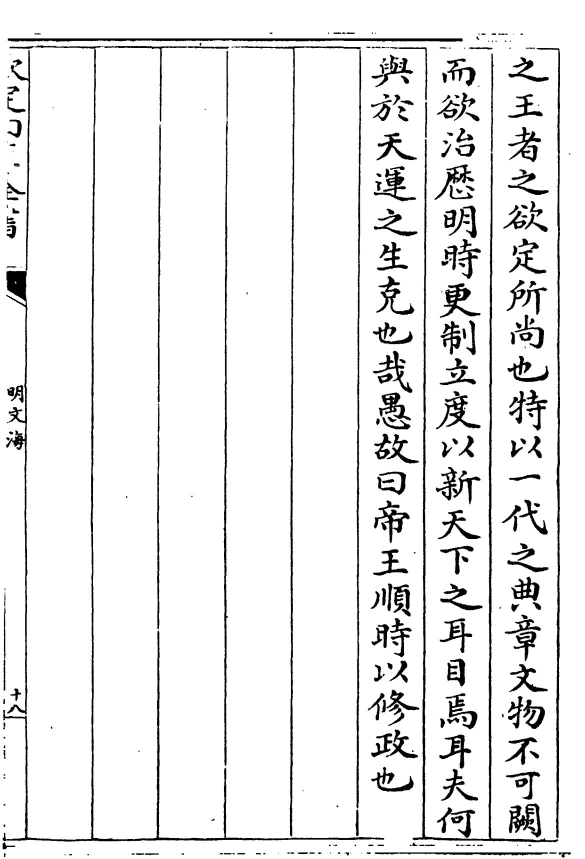
嗚呼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此世道升降之幾也彼五行之一德孰與天命人心之向背其不經亦甚矣五德之論古不經見自鄒衍倡爲終始相勝之說而張蒼賈誼公孫宏倪寛司馬遷之徒則本其說而附益之自劉向父子反其說爲相生之論而荀悅班固崔昌徐鉉胡宿之徒則本其論而推明之言相勝謂帝王易運皆後之勝前商以金而克夏之木周以火而克商之金秦以水而克周之火漢以土而克秦之水或謂漢以水而克秦

之火各欲從所勝也言相生謂五運以子承母伏羲首出於震以木德王而炎帝以火承木黄帝以土承火少皡以金承土顓頊以水承金帝嚳以木承水唐堯以火承土虞舜以土承火皆世更一德而生生相承至夏后氏以金殷人以水周人以木雖代更一德而亦生生相承漢之從火以承周也唐之從土以承漢也莊宗中興唐祚則土運未絶也一傳而晉以金再傳而漢以木又傳而周以水又傳而宋以火中謂秦本西戎餘分閏位

自魏至隋皆非正統求以合所生也嗚呼謂相勝之說出於秦之意則可出帝王之意則不可彼帝王之公天下也揖遜征誅皆無心順理以通其治於未窮而何有於計較之私且秦急於法天下受其毒漢善反之又豈較勝哉然相生之說出而相勝之說微矣但相生之說方惑世而未已也夫帝王之繼天理物也黜篡竊以宗正統略偏安而紹歷數人則為之耳豈天運之自然哉蓋世不常治而運無停機當末漢祚絶而李唐未興有

天下者自魏而隋也今皆略而不序其時獨無所運耶五行之運一息若不繼則天道壞矣或者又曰斬蛇著符得天統也水患多應非人為也火主商丘又明驗也嗚呼此正晦翁所謂大德之符有適合者耳求其說而不得君子弗論也審如其說則夏有青龍之瑞胡為而尚金殷有銀山之祥胡為而尚水周有白魚之兆胡為而尚木其說窮矣設謂以人承天而運數不絕則可驗於五三之世而不可驗於秦隋之間設謂以天應人而

符瑞可徵則僅見於漢唐宋之初興而無所考於帝王之遞感求其説而不得信乎其説窮矣大抵闢衍之説者向也而啓向之説者衍也衍之説也出乎私向之説也流於誕嘗考諸家語老聃曰古之易代而改號者取法五行五行更主終始相生亦象其義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夫家語多漢儒所附會而不足信味其語意亦五者自為之尚耳初未符於天命也要



之王者之欲定所尚也特以一代之典章文物不可闕而欲治歷明時更制立度以新天下之耳目焉耳夫何與於天運之生克也哉愚故曰帝王順時以修政也

明文海卷八十九

明文海卷九十

餘姚黄宗羲編

論七

文論 彭輅

曹子桓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著典論詳列衆文之體又取建安諸子而褒刺其利病其爲論美矣不可以復易矣昔伯牙妙音操而峨峨洋洋惟鍾子能耳會其神及鍾子之没也伯牙至毀軫絶

經謂知音難再得也若夫窮鄙之社擊甕扣缶以為天下之樂莫已若也引而與之聆絲竹之希夷金石之哀越則吁愕而莫解故文者作之固難而知之為更難也昔周之東也文不在名物而盡在於觚牘之間天下學士各恣所欲言而無射策徇人之累故自周衰迄於先秦文章之作於斯為盛由今考之左氏之為傳也若左珩右瑀步履合節安車閑駟和鸞交應且事緒棼如約之不過數語而情理粲粲不遺直

可懸金咸陽人莫能操管增損一字者誠宇宙之奇也屈大夫之為騷也鎔鑄風雅而更以新範憑陵震厲創往者之所無而其瑰辭儻調膏馨霑被後人日用之而不盡誠曠古之奇也蒙莊操其虛無謬悠之説散道德而放論之言無不暢其意而模寫衆竅足稱冥搜浩乎巨海重濤無復涯渚茲亦一方之奇也他如諸子百家脱秦灰而僅存者靡不吐自中臆故管不襲晏墨不軌老荀不勦孟孫不録苴彬彬乎其文矣夫彖象典謨巍

巍聖人之經不可幾及過此則先秦其太上矣既而有漢之西京抑亦可以為次矣漢初惟枚乘所製大似七雄時人而洛陽年少肆筆成書内無乏思莫有攖其鋒者雖子長氏或稍遜而避焉惜乎二子篇章零落不克多見遂使子長席世史之業揚蹀躞之才獨步當年冠絕來葉殆以藏山之籍未湮而盈几之帙可諷也向使其盡如八書之殘闕無次人肯漫爾推崇也哉故文章之於世實有幸不幸也余謂先秦逼古不可以學地知

而子長有本可以學力到也但其文騁騖縱橫捭闔變化所叙謀臣健將刺客俠士之蹟皆曲悉其情態斲輪所謂得之心應之手詞波未至而意已敷湧橫陳於先矣故讀快意事則令人躍然喜讀不平事則令人裂眦豎髮怫然怒讀志操政行之淑則欣欣而慕欲與同游讀讒夫邪佞之陷人誤國則切齒蓄憾欲投畀豺虎如國工者之貌人形神從筆端躍出凡入乎其書者其人久而猶生固文之一奇也而本之戰國策之迴瀾疏節

非出自創爲則遷之竒亦有自也而次遷者其班孟堅
乎班之漢書葢過半竊掠遷史其餘則乃父叔皮氏與
曹大家爲之而固躬所摛撰僅十之二三觀諸兩都典
引及賔戲之荅筆力可以槪見人或稱其採酌經緯藻
潤雅馴要亦向歆之勍敵而揚雄之副亞也東都自崔
蔡而下間已造爲駢語浸淫乎晉宋齊梁力務比偶葢
江左之國士女多靚色冶容文物葳蕤儀觀照耀而銓
文者似之競以新巧贍麗爲佳而不喜遒勁風骨然非

胸包充棟辭擅雕龍亦無廁於作者之林也惡可以俳
而輕訾之哉唐人不逮六朝日以寖遠韓柳氏起而振
之非復唐人之文駸駸兩漢之文也韓子澣猶江漢變
擬鬼神常怪夷險倏忽錯互髣髴躡足烟霞之中控蒼
螭鞭赤霆而與之下上也柳雖理不副韓而雄贍過之
直輸指趣而不雜以浮游支蔓淒乎其行二崤絕壁之
間而風雨驟至也沛乎其馳八駿於西極之野絕塵而
蹈乎空虛也韓之平淮毛穎信工矣尚有假於分架橫

結柳必能為之柳之騷賦晉問諸篇出幽入秘精擿秀拔韓豈能之哉夫二子信唐之儁也而唐人之文概有可觀前之而王楊燕許李華蘇頲之流後之而元結杜牧之劉禹錫孫樵皇甫湜之屬或駢或散各有工拙高下均為遠行之文也不意至於弱宋而陵遲甚焉宋人無他技能惟長於著論工於上表宋所著名者曰歐陽大蘇大率歐平而弱讀之未終卷即昏昏思寐蘇畧有西京風骨而傾竭無蘊藉下此益疲薾而不奮矣噫宋

其無文乎嘗試論之先秦西京之文秦中太華也東都六朝者峨眉劍閣也唐人者金陵錢塘也西京之於先秦其伯季乎東都六朝之於西京其父子乎唐人之於兩漢其祖孫乎縣宋而視唐以上則孫之遠裔與主人之臧獲矣而近之談者乃曰論文貴略其眉髮而究其神髓不知有秦中太華之形容必有秦中太華之精神氣魄彼峨眉劍閣之屼阻不能舒而為天府者其精神悍而蹙也金陵錢塘之卑坦不能突而為崇岡峻嶺者

其精神綏而衰也即以人喻則項羽負扛鼎拔山之力其氣必軒雄蓋世而非樵汲之荷擔石可並也夷施趙燕挾絶世獨立之姿其神必澄瑩豐溢而非里婦之施粉黛可並也寧有眉髮都異而神髓不相懸者乎予非能文者抽典論之末竭其狂斐然鍾期以賞音名而未必善為音予雖不文奚其讓

性習論 彭輅

孟子性善之論非其創始也繼善成性孔子言之降衷

成性先孔子者言之宋儒疑性善為未備歸於人曰氣有清濁故性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性一也而有天地氣質之分宋儒承孔子性相近一語而衍其說而不知其有大繆不然也孔子但言性近不言性有惡宋儒顧揉而參之曰氣質之性有美惡不同孔子於人之善惡一舉而歸之習宋儒乃一舉而歸之氣識者譏宋儒舍習主氣之失悖孔戾孟之非而聖門正

脉始蘇蘇更生矣今夫吾之有身自少而壯壯而老其念萬起萬滅其習萬徙萬變吾於一歲一月一日之間念起而滅不知其幾習徙而變不知其幾即為未久茍其習之不善而汚壞吾性者過甚則不易返厥初矣何待終身即終身之間汚壞之者愈積累則愈淪落愈淪落則愈銷亡矣曰習之善不善人耶我耶曰所共習者人也習之而與性成者我也蓋吾少而觀之家長而觀之村聚里閭既而為諸生觀之黌序又既而注仕版觀

之內廷外藩大凡子之習率類其父女之習率類其母至兄弟姑姊妹之相後先臧獲與主之所事使爲習莫不皆然而惟朋友游從其薫染尤速世未有交之得朋而淫比邪侈者亦未有交之匪人而能以度制欲以禮制縱者習善而心善心善而氣善氣善而性乃善習惡而心惡心惡而氣惡氣惡而性乃惡皆非氣質之罪也習之而臻於上智則不能移習之而成下愚則不可移非上智之不能移常恐其或至於移也非下愚之不可

移暴棄而弗思其移也此皆習之為也且習不惟交游也凡目之所及睹耳之所及聞胥有習焉散而論之有一家之習有一村聚之習有一郡若邑之習廣而論之不惟近地也九服區分寓其方有一方之習史記所稱汧雍重為邪三河纖儉中山椎剽邯鄲潁川任俠臨菑勇持刺鄒魯好儒西楚矜已諾南楚好辭少信江淮剽輕而呰窳燕代雕悍慓忮者是也又遡而論之不惟近時也世世代遞遷當其世有一代之習如夏愿而僿商敬

而鬼周文而靡西漢經術蘩蕪而好為長者東京氣節矯厲而吏治苛急晉清談而廢事梁若空而廢刑唐詩藝而廢理是也又細而論之不惟既生也未生之前胚胎之内已有善不善之習而古者豫胎教有以也甚哉習貴慎也曰釋氏之論性有異乎曰無以異也禪宗授受曰見性曰明心此其最上乘也則吾聖門亦已微言之矣曰盡心知性盡之者明之也知之者見之也孰謂禪者為秘密神奇哉陽明曰聖學之妙後儒失而為二

氏所得余則譬之富人有明月之珠偶亡失於外他日賈人持珠鬻於市富人子太息曰嘻世寧有此寶乎不知乃其家之故物也

國脉論上　彭輅

聖主之治有形有脉知治而不知形失其所以治知形而不知脉失其所以形形者治象之可見者也脉者聖主之所藉以隱然克鞏其國者也脉何在乎曰人心是已人心所懷將在德也古者文王仁博於三分武王仁

博於肇造原夫周之所以長世則姬公輔相之力也公之誨伯禽也曰惇親錄舊任臣器能如是而已其用意藹然一出於忠厚公之治周即其所以治魯者也迨周之東天下列侯士庶靡不惜其衰而痛其亡也後王有能紹周之德則必配蒼姬之歷明矣下周而談治者其管子四民之說乎夫分人而各授之業其秀異者為士疏敏者為商技巧者為工蠢樸者為農愚智相越而情之欲惡則群然以一故養士䘏農卹商勸工政之要務

也古者藏富於天下後世廼以天下利而國之最下則以天下利而帑藏之而不知有天下周自六典外其取於民者僅什一耳廼今一切取之於田畝尚不足以應上之需而秉耒荷鋤者終歲刺骨慘然寡樂生之歡焉夫吳會之間京師財源也涸其源而欲瀹其流奚益哉此首當軫念者也商旅之在今日亦云艱矣趨而共者愈衆榷而稅者日殷行乎矛戟之畏途而什一之息皇皇焉其不易獲也則農與商交病矣農商者工之所與

通什器者也此而既病則百工之技焉攸施之以故天下之人不論能與不能而惟士之為慕七雄之世不得已羅之於食客東京以來群萃於黌校方今羅以天府賢書高材擢異者無論矣試觀章縫之侶焚膏矻矻而或寡穎脫之文設若中道而盡擯之則弗能再理他業列高等廩食於公者乘其衰暮而絀其年資俾有後薪之凌前魚之泣則彼之曩時故嘗與洛陽年少爭鋒鍔者也而奈何以鬱咿終也漢制入貲者得拜為郎名卿

張釋之司馬相如假以奮跡頃聞太學之盛注籍者以
萬數非前此弘德間比而解額不增於昔甚非所以長
育而陶鎔之也又獄者聖王所慎不得已而用者也使
者行部則必有刺訪然使者不能坐臆而旁採之或借
聽於怨憎之談流傳之語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以傳聞者而麗之辟是忍生人之命於草菅
也民以寃抑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豈獨東海一婦哉凡
此數者皆出臣工奉行之過非朝廷意也夫人心者國

之脉也而天從之周漢而下以富饒雄往代者無如開皇大業之隋鞭笞九服蹂躪河華强兵勁馬攖突無前者無如全盛之金疆土廣大環鯨波蜃嶼窮荒絶蹟咸入版圖設尉候而闗柝之者無如奮起之元然而隋纔再世而太社已墟金元俱不滿百年奄然倏滅天下之人覩其革命之際恬而安之求其顧砥道而出涕懐西歸以好音如靈王以後之周者吾未之聞矣何者君不愛其民民罔戴其君上下無聯維之素徒以區區位號

控馭而操束之一旦掉臂而去無難也繇此而言國家命脈不在富强廣大而在人心之嚮附可知已善攝生者調其吸呼固其元真六氣之沴蔑從而攻之使違保攝之宜恣愉快之樂膚革充然而脈寖以澌泯則一蹶而仆雖扁鵲俞跗弗能救也國之延促猶生之脩殀審大計者培其脈而已天以春為脈人以平為脈國以仁為脈民生周成漢文之代唐之開元天寶與宋慶歷元祐之日暨我朝列聖之熙洽皆春也秉國者法天之春

生此遠方黔黎所以喁喁焉重有望於今日

國脉論下 彭輅

今夫人焉耳目人也手足人也聲色笑貌人也豈形骸為之哉則脉為之也脉者榮衛之根呼吸之橐而精神之合也故其得以康寧而壽考偶或至於疢痾智者獨以為無患故越人氏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其生者則自能生之何者其脉治也治國家者亦然四海九州萬國體膚也必有所以為之四海九州萬國者内庭外庭

頭面也必有所以為之內庭外庭者百司庶府耳目四肢也必有所以為之百司庶府者紀綱法度聲音笑貌也必有所以為之紀綱法度者其盎然流衍磅礴與之淪洽其間而莫或閼遏則國之脈也脈非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則有國者自為之也邃古之世以無脈為脈皇之脈渾以醇帝之脈和以粹殷夏蒼姬之脈厚以譪故夫夏歷四百殷歷六百周歷卜年卜世益緜其鼎何三代有道之長也彼五霸驟興驟廢秦之慘刻焚坑促

世其最下者也由此觀之自古國家世數之長短可見於此矣人之脉在元氣國之脉在士氣士氣昌則國昌士氣弱則國弱士氣削則國削士氣消則國消士氣亡則國亡國依於士士依於氣是氣也經乎古今而不為老塞乎滄溟而不為大揭乎日月而不為明凌乎泰山嵩華而不為高參乎寒暑而不為變順適乎恬愉淡漠之鄉獨立乎風靡波頹之際皆是氣之為也存之人則為元氣散之乎天下則為士氣善攝生者養一身之元

氣善治國家者養天下之士氣如是而已矣昔漢之時天下之氣嘗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藝文奸言以箝天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氣而漢亡唐之時天下之氣嘗昌矣朱溫者出任一劒奮睚眦殺諸清流以絕天下之善類以折天下之氣而唐亡宋之時天下之氣嘗昌矣熙寧紹聖之紛紛起黨錮之禍一切目為黨人戮辱之以禁斥天下之賢人君子以消天下之氣而北宋亡東漢之云亡亦大率類此則士氣不振之故也夫國之治也拱

揖談笑而有餘國之亂也紛紜馳騖而不足方鑑之未審幾之未定轉圜力挽而可救迨時勢之敗壞天運之往復則咨嗟噬臍而無及天下事以天下之心優游而處之則裕以一家一人之心剛憤而處之則敗此必然者也我國家自肇造以來迄於今深仁基命涵煦培養天下之士氣者何昌且厚也夫茍從而凴陵之挫折之不得使舒布蕭然如風雨之蕩晴空然夫待士如此他於何有甚非所以長國家之道也奈何不為國脉計也

春秋論　彭輅

予讀春秋而知胡氏之傳鑿且妄也彼不得孔子之意而謬為之說者胡氏也夫春秋雖孔子所作乃孟子固已言之曰其文則史矣故句析而字屬皆魯史之舊文而其筆其削則裁自聖心之義也義出孔子書成於孔子故稱孔子作之云爾繇其著義垂訓大懼乎亂臣賊子是聖人無位者維傾戢亂之功故不曰定而曰作也彼魯史雖有舊文假令不經孔子勒定即悠悠然與乘

檮杌並立俱廢孰知魯有春秋哉由此言之謂之作亦宜也春秋有為人君父之道焉有為人臣子之道焉所指為亂臣賊子者非必身陷簒殺甘心君父之謂也凡專政竊權擅興師旅僭王會盟締外交結黨與朘削其君之土宇人民以自封殖與夫負邑而要擁國而拒皆臣之亂子之賊也仲尼於是歷歷書之以垂世誡俾回僻之跡邪逆之名章灼於數百載之後若可得而戮骸洿墓罪及其後裔然者甚則拂其意而誅之抉其微而

闡之故亂臣賊子以懼而罪我惟春秋斯當年之旨也或曰然則何以必其盡魯史之春秋而無所竄易哉曰昔周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漬液於天下海內賢者能識天下之大其不賢者猶識其小而魯自姬公伯禽日以秉禮之教礱厲其國人故魯多君子自古而記之況世居掌故之任者乎周自史佚而下多聞而蜚譽者曰儋曰克之流纚纚不乏齊之南史兄弟爭死其官則周齊之史固有足觀矣而世所最著稱者惟曰在晉有乘

楚則檮杌是乘檮杌之善他史俱莫及也若魯之春秋其斟酌經緯緼藉囊括義密辭嚴刺鉞袞裦又超軼於乘檮杌之上故孔子睹其可采可據遂因而修之獨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彼以史為職者必鉅細臚列捆摭不遺聖人曰是蕪而賾不足以訓天下與來世故第取其切於彛章政務之大所謂典敘禮秩服命刑討者而後筆之為書約之每歲不數條餘悉在所削焉是故即述為作因史成經事半而功倍也審如胡氏之論曰聖

人多華而不因安在其為文之則史哉胡氏者謂聖人道淵德博一屬辭比事輒異於人詎知是非之公野夫里婦所共有皆可以據事直書若魯之史臣其發凡起例立言之妙則所專攻而世習也夫孔子固神聖然耕不如老農藝不如老圃故使孔子而為詩必不能加於閭巷之謳吟婦女之哦諷如關雎芣苢草蟲燕燕諸篇也使孔子而為書必不能加於二帝之典三臣之謨與禹貢分州濬川之撰次也使孔子而為史必不能加於

魯春秋之舊發凡起例專攻而世習也何者物各有其至至則何可以加也孔子之因舊文而無竄易者以此然芟刈訂榷僅存其百一蓋法以為權道以為衡陰陽以為端象緯以為紀聖心精緼參貫其間游夏尚不得與而況於後之儒者又況於鑿以為儒之胡氏胡氏之鑿不可縷數吾茲得其槩焉其傳春王正月者曰以夏時冠周月夫孔子周人也修史之時非為邦之日曷為舍周正用夏時身冒僭亂之懟乎其傳西狩獲麟者曰

文成麟至大近乎妖矣左氏親見國史者於隱公之元年傳之曰春王周正月及獲麟之事僅曰商鉏獲之以爲不祥將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取之而已竊思獲麟之後世故愈僿譬之江河愈下仰視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倏已更一古今運會此而不爲絶筆將何所底止乎胡氏又動曰春秋天子之事無其位而操南面之權兹又妄乎妄者也夫申周天子之法以繩其下則盟會征伐出自諸侯大夫陪臣皆罪也霸者假尊王之名則姑

有取焉何必託柄於素王恣意於誅絶哉吾故甞曰胡氏之傳乃胡氏之春秋非孔子之春秋也

靈識同異論 吾謹

虛而生靈靈之逐於知也而虛之性波蕩矣靈者無知也而無弗知也混冥純樸覺而周應此靈之所以全乎體用也是故窮高極厚而測神明之德萬類必陳而其始終各含夫至性譬如繭絲之各有緒也而咸能照而知之若有以見其四體膚毛而無待於推測也是非不

周知也而去知之識則逺矣夫識也者物之誘而非虛靈之德也莊周曰物與物何以相逺也夫物膠於一隅而欲達萬物之性可得哉惟虛則達物之性自本自根一物之終始而紐貫之其照物之情若數一二三四也而物無能遁者矣是故天地雖大特形氣之粗也而物視之則無弗知者矣靈雖周知乎萬物固虛之自然之用而非有所異也彼無知者則其所以知之體也外其體而求其用以為達焉斯惑矣而况乎測求其萬分之

末殫其神而逐物求知之則其所知也終溥矣斯不亦大惑哉今夫日月星辰之為文於天也風雨氣候之為變於中也山川道里之為列於下也草木禽獸之繁育於兩間也其運移次舍晦明遲速去留作止為祥為孽遠邇險易大小名數易氣變形化生弗常紀志之所博傳尚弗殫厥類雖以神禹子產之辨博且弗能窮其微設有能窮之亦何異夫量升斗之器計尾磔而出入之哉是以古之聖人貴樸而不貴知純其性而遊心於至

知古之聖哲知物類性德之不可以知數知也虛其神志養其知之本以求夫至知及其知也而弗以為尚也後之愚者逐事物之類而記之博之以載籍廣之以耳目欲以殫庶類之微而未得其槩焉即其所深至而察之其所知之是非且不知其契乎道否也顧猶誇諸聾瞽者以為知不亦恥乎夫不喪其所以知之之性而羅天地萬物而照焉此虛靈之德也逐於物誘於知而知焉此情之識意之見也雖知焉弗知也而愚者每欲以

情識意見測天地之理盡事物之類非惟不及知而固已喪其知之德矣

心性論 吾謹

未有耳目不無厥心而心實生於視聽物生而象既象而滋滋而變焉而性亦隨之變故静曰性動曰心動而静曰神知神之所為者則弗以視聽喪厥心矣夫心無得喪而耳目有作止徇作止而因之為得喪可悲哉嬰兒而耳目具而未知視聽則未始動厥心也及其知視

聽而動厥心矣動而弗息與物同歸夫然後曰喪心而不動之心果喪乎夫惟大成之人雖有耳目而不用其耳目故能復返於嬰兒悲夫世之悅生畏死者其弗知心之本也甚矣且人之貴生者貴其心之有知也貴其耳目之有聞見也而不知耳目聞見弗及者是亦若死而已矣奚必悅其聞見之所及者為生乎是故生死緣於視聽而視視聽緣於物見物見而視聽作則曰生物隱而視聽止則曰死山川城郭舍廬妻子凡聲色可悅者

見則愛而弗欲棄之其所不見者固不愛也見與不見之間遽以之為生死忻戚此愚者所以日競厥心而喪厥性也越人有贅於吳者生子未期而歸越及復往而子長矣遇諸津而弗識其已子也爭渡而毆之幾斃傍有知者告之曰若固爾子何毆之甚其人乃大戚以悲當其毆之也未嘗不為父子也及其戚之也未嘗始為父子也而先後憎愛異者知變於物而情動於中也若乃遺視聽忘愛憎一智之所知者固有是乎哉故曰至

人不緣物不喜求視得若失人貌而天若然者其心旣不逐物而生矣顧安得而死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雷在瓊

謄錄貢生臣朱鎮

明文海卷九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論八

宗論上　羅洪先

余嘗讀宋濮王典禮諸議乃知載籍之能惑人也當是時言禮之臣類皆賢智其發明宗法與為後之義亦可謂切至矣然考其事不合揆其義未盡豈因襲者其入久師承者其守專附和者其言辯卒無以自

解哉學者以其言本乎三禮之書又訂於伊川之疏遂爲百世不易至論而不復詳考其本末同異余恐將來宗法之誤不特一濮王禮議也乃著論俟君子斷焉

按宗法載在小記大傳其言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蓋言諸侯絶宗不可與族人齒也是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矣又曰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

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蓋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絶宗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從之諸侯之嫡次子繼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相傳廟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此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

子或嫡或庶者也生則從世嫡以祭沒則其子禰之至於五世則遷謂之小宗小宗祀禰則聯屬者止於禰之子孫五世親盡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者小故曰此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言之者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其為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葢言諸侯之嫡世居君位而世世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𠤎於始祖之别

子為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羣公子及公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為大宗宗其庶者為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者也有嫡無庶則宗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嫡庶惟一是謂有無宗而亦莫之宗嫡庶惟一者無羣公子也已無宗亦莫為人宗多嫡與庶即所謂以其庶宗其嫡乃公子宗法之正也是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無宗法又可知矣

蓋天子諸侯者統大夫者也非五宗之謂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比閭族黨之謂也刑不上大夫而後豫制之以禮故曰宗法為公族卿大夫設也古制廢貴賤殊勢宗法不可復行矣世儒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宗也入繼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為後之義也嗚呼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必由此也夫蓋其不詳考之過也禮喪服斬衰為人後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

服之蓋言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為人後者也又曰如何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慎所擇不必其親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則可則知不奪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為所後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重情不可以二也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類至義之盡也齊衰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也特重大宗者降所尊也又曰尊者尊統於上卑者尊

統於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焉比君之義故降服降其服不沒父母之名恩與義兩得者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蓋懼昧為後之義亂父子之服故申言以別之是知為後止於大宗無二後也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無後者有祔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凡一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凡幾必大宗而始成

此服則知非為後者其服不必皆斬而降者不必皆不杖期也必為後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以類推也明矣是何也天子諸侯無降服則知無為後者也天子諸侯之禮也有子則繼無子則及故公子各有大小宗而不比於别子之祖其死也公子祔於公子而不各為廟蓋以序或相及必至奪宗故也故當其及也即公子之長子亦當承之何必拘於支子乎其不及也則雖庶不得以干嫡何至擇於同宗乎不著其服者

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則魯之閔僖是也夫閔僖以弟傳兄諸侯也而其禮已若父子況為伯叔姪者哉又況為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為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辭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為後則又其微也先王之為政也鰥寡孤獨有養而死徙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内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也故

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有主則不必後此聖人之責實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比於大宗强以大宗推之持重比於爲君而父母降服比於族人之不敢以戚也止矣族人不敢戚君君未始即沒其名而今之爲後者遽改父母之名其義也何居且擇後於同宗亦必皆伯叔姪也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稱以族人而服以齊衰恐聖人之裁禮不如是之舛且背也此亦不詳考之故也

宗論中　羅洪先

大宗有為後而小宗無後何也按禮大宗子之喪也五服之內親者月筭如邦人月筭者服之月數也邦人五服之外者也宗子及母與妻之喪丈夫婦人皆齊衰三月其親者月數從五服制服從邦人是自三月至於期合親疎而皆以齊衰服之雖大夫之期不敢降焉何其尊也庶人為國君畿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而已邦人服宗子無少殺焉何哉以宗子有君道故比其義也

何為義尊統是也天子國君統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世統者尊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前所謂卑者尊統於下是也小宗子之喪也父為之三年曰繼吾祖也大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非獨避大宗也其統小義故微也故大宗立後所以收族也收族所以尊祖也尊祖者不敢以先祖之遺逮於刑戮故抗宗法治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為所

後尊服齊衰加而斬三月進於三年尊之至也族人有支子不敢得而私焉曰是吾先祖之所託非吾所獨尊也有宗而後族可收宗廟可嚴是吾考吾祖吾曾吾高皆從此而有託吾何愛焉故為人後者不言所後父雷氏之言曰其所後或祖或曾或高未可豫定故闕之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為後者獨為彼乎哉盖其祖也為其祖故所後不得以為子而已亦不得斬其父是乃至公之心聖人所自裁者也小宗無為後也勢也祖遷於

上宗易於下五世易無復續矣其族統於大宗而其親分於四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又何後之有其為大夫士者則為之置後置後者暫假以行大夫士之禮蓋主其喪者也其無爵也男主同姓女主異姓則皆其親也其廟也繼高者絶繼曾者得主之矣繼曾者絶繼祖者得主之矣繼祖者絶繼禰者得主之矣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則皆其祖也舍是而必於為後則是專其貨財處其宮室而以為己私有識者必

所深恥而不為而庶子昆弟之旁親無賴者皆可覬覦而幸其禍及是開自私之端聖人所必禁也而可以為訓哉故曰小宗無後者當絶非聖人之忍也勢也天子諸侯不言後則又其重者也天子者奉天命以臨天下諸侯者稟天子命而致之國人故繼天而為子者謂之天子諸侯尊王而為之臣則皆王臣非祖所獨專者也故曰公子之公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夫公孫非自絶於公子也以其有所稟命非公

子所獨尊也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言稟命之重無弗斬焉者也周之郊也以稷配而明堂以文王不專於祖父何也以其奉天故先尊而後親也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有天命而後先祖之祀可以無墜此天子之所守也故崩薨者有世及而無為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大宗之後必擇支子固不奪人之宗又以肖賢也先君之繼必順統序固不逆天之倫亦以防亂也此其說不可得而同者也

宗子殤而死庶子弗為後蓋代其宗不成其廟也非殤則擇之族人故宗子之後無兄弟及兄弟是殤之矣而天子諸侯有世有及是豈以殤事先君乎此其說不可得而通者也事以先君則先君后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母父母昆弟無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弗稱子不敢以私昵辱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已之父母享其尊養而不易其封受之先君非已所獨專也故曰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又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何不以大夫葬也重先君之命不忍死其親也其或重私恩致殷禮則亦不可瀆於廟不可齒於先君之親此會通之宜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矣自夫昧於宗統者既陷君於奪親昧於世統者復陷君以干正使聖人制禮曲折之詳皆為固僻難繼之說則世儒之陋載籍之繁啓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嗚呼彼固附於上下矣而卒以陷君則又何說哉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宗論下　羅洪先

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修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古者風氣醇穠靈哲稟生故聖人之立極也必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封建之典行焉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三廟設壇墠得于祫祭有圭田食有采邑有家老以治其事有僕圉臺輿以供其役夫物備而後禮嚴禮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故名之宗子而族人莫

不聽焉期功以下莫敢戚焉此名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籍也載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事即食其力非有體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紈袴之後同於隸廝至不自給則轉徙而流亡其或懷賄敗官又皆怙惡汙俗其身之不自淑而又遑恤其他此其不可行者一也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亿奢麗萬世同流蓋自成周之時有然其不至陵蕩者維持之素耳是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

文成均養其和司諫考其過司馬正其射不幸而族人罹刑王曰宥者三有司曰辟者三而卒致於甸人此豫道諭而防禁之故其教易尊而後爵可命也及其風俗既成耳目不雜則蒸漬優游餘韻不殄雖以春秋之衰僭亂已極而名卿大夫國不乏人如魯之孟獻晉之子犯齊之平仲鄭之子産秦之蹇叔吳之季札楚之叔敖何易哉是皆禮教之效也漢承秦制郡縣破滅世家二千石皆以鋤治强宗豪右為政又懼其勢未易解也遷

其宗於近郊以離貳之於是景屈諸田之族皆為關內編氓不得復纘其世業其後經術盛而禮教衰功利熾而爭奪起淮南七國連從以畔而功臣得封侯者不數傳以罪惡國除此皆奉朝請天子所親治猶且爾况令其分土得專制哉此其不可行者二也夫人之為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矣古之選士不於商賈為所計畢而所存者溥志分則業不精力劬則慮不遠故為善者貴有賴也三代之制必有夫田分業定衣食足

然後責其不肖雖有非僻之心不敢肆矣夫饔飱不至父子不能保其親况衆人乎是故行刼起於攘伐攘伐起於聚積聚積起於慮不足無不足則亂國之民可使由禮今士夫非不尊也象魏憲典非不異也榜掠笞黥刀錐剞劂之器非不慘且毒也卒不能使游食者外無異謀乃欲假服制聯親屬抗宗法以復古道豈不謬哉此其不可行者三也於勢稍順而分得為者惟藩封與勲戚近之然所存者勢而已非其要也將欲維持族類

以附於小宗其為說亦有三尊尊老老賢賢惟所遇焉斯可也視其族行輩長者得主之斯尊尊矣無已行畢而年高者得主之斯老老矣無已而德誼足稱年行雖畢亦得主之斯賢賢矣此宗法之變也宗法變為後之義亦變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世儒兩考之嫌必是之取矣雖然得其常則父母一不得其常則父三而母八獨兩考哉彼其實固未變也詩曰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蓋言恩也是故一者指所

生而言實之謂也變者指其恩而言情之謂也情有變實不可變斯固物之一本民之宜也禮斬衰曰慈母何也子夏曰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生養之死葬之皆得如母貴父命也是故慈母之名本於父命非其生之謂也情也無子而後人之子其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若子然將不得比附矣乎附其列矣其於所後雖父母名之可也此載之律令聖人所不違也既死而人謂之後比於置

後執其喪奉其祭事其親屬而不得以父母名之則猶行古之道可也今之民散久矣各私所有而莫與相諜惟有後則攘代之奸不作斯固所謂民之宜也與民宜之聖人亦安得而違之嗚呼此古今之辨也

立後論上 田汝成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之義與禘祭同道幽深玄遠非仁孝者不足以知之故

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繼別之子是為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上以承祖廟下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為之後而奉之使廟祀有主而族屬有依故禮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舉之乎於禮未之有載也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㣲系無考人但私其近親以相敦附其下仁讓陵夸而參商並

起雖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别籍異居者沒而無子則魂

魄無所依產業無所屬攘奪乘之而悖叛作故王者立

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為律令凡異居無後者則近

親推其支子之倫敘相當者為之後而主之幽以慰死

者而明以養生者所以弭禍亂而敦彝倫也然則立後

有二義矣一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則如

此在後世則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

私也法也禮以明人倫法以待末世夫立後者將以抑

人本生之愛而他屬之非人情所樂與也必甚不得已而後為之假令身為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身為同居死矣其父儼然臨之有母弟存焉則死者之主自祔祭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令別為一廟也故凡言無後者必其咸無而其父又或先世或雖存而耋矣無可望矣然後取諸旁枝以續之非甚不得已不舉也近世立後之義不明而泥於其說不究大宗小宗之禮同

居異居之法一父數子一有短折即割兄弟之子以子之名為立後何其狃聞見而昧本始也甚者惑於為人後者為之子而曰為人後者不得顧其私親謂所後曰父母謂本生曰伯叔父母嗚呼父子天性也而可以假借為哉在禮為人後者服斬衰三年為其父母期是易服以明大宗則有之矣易父母之名以為親於禮未之有也故禮曰為所後者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其父母何以期年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

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是知古者立後之禮專在大宗大宗者合族之所公重也受重於斯人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降己親之服猶未足以明所後者之為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降己親之服然後可以明所後者之為重而繼祖之道盡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故人道莫重於大宗亦莫重於父母大宗不可絶者尊之也父母不可絶者親之也尊尊親親仁義並行而不悖者若欲變易其名以為親是未深考夫禮也

在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爲服以義引之而親亦屬乎彼是爲所後者爲之而非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爲服以義壓之而其親仍屬乎吾是爲己爲之而非爲所後者也如欲强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使悉從所後者以爲屬也則古之後大宗者不必親昆弟之子矣凡同宗之子皆可爲之則固有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者緦麻

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者使一從所後者以為屬則當一從所後者以為服然未聞有為其父母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而一從期年是以知天性之親先王未嘗割之使絶也故戴德王肅之疏有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猶心喪三年其制服之重如此而乃欲易名以為親是未深考乎禮也故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即乎人心之安而已大宗雖重不可以

奪嫡以其受於本宗者亦重也支子非受重者也使受重者後己宗非受重者後大宗可謂即乎人心而兩安者矣然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迺令以尊祖之故而令不父其父豈先王立教之心哉故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猶女子適人而為其父母也報則降矣不二斬於舅姑矣而父母之名猶存焉如使為人後者去父母之名而降其稱反女子適人之不若也然則為人後者於所後之親宜何稱曰在禮

有之顧學者未之察爾禮謂其伯父曰世父世者繼世以尊祖也如以以昆弟之子後伯父叔父宜稱世父伯母叔母稱世母於其没也稱世考世妣而已於所自出之親宜何稱曰宜稱父母於其没也稱考妣而已夫稱世考世妣而加其服主其祭所以明所尊也於本生而降其服不敢與於祭仍稱考妣所以明所親也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而立後之義盡矣

立後論下　田汝成

古稱為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為父後也必嫡子乃足以當之嫡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為小宗之嫡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嫡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猶云賜民為父後者加一級蓋嫡子之謂也古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為之立後也惟大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於禮末之有聞也古稱為大宗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

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元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為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為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豫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嫡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為立後稱謂之義不明而為人後者伯父叔父皆易為父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既不行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旨矣雖然生今之世異居而無後則族之强無狀者或

將攘其所有而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嗣之法雖與古昔殊科而弭禍亂以敦彝倫亦律令之所不廢也若昆弟同居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又從而割昆弟之子以為子則於禮無當矣邇今細民之家惟利其昆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焉分其支子以嗣之將以併其所有是先王明倫之教反為薄俗婪利之資也予家尊大夫小宗之適子也生伯兄暨予伯兄生二十六年而夭予甚傷之又一年而予子崇衡生予傷伯兄之

不禄而嫂氏之無聊也嘗曰是當後兄又一年而予季弟生又十有一年而衡之母夭屬纊之晨嘆曰衡乎我䰟依汝以歆食也予甚患之然欲措語則重傷嫂氏之心默默抱戚而衡竟以斬衰喪其母又七年而嫂氏夭屬纊之晨嘆曰衡乎汝必後我食我訃至官在予復患之惘然無以折衷也以其事兩請於尊大夫尊大夫䩈然賜之書曰嗟乎小子成胡為乎以明經舉進士哉在禮立後者惟大宗有之予非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爾之子適子也別籍異居者不得不立後以定亂爾之
凡非異居者如此而漫云立後立後於禮何當况乎衡
之母所誕惟衡也抑衡本生之愛以後人弗仁強嫡子
以後小宗非禮予譬則木矣一本而三枝一枝槁而二
枝茂未聞截茂枝之萎以接槁也且予儼然臨之而二
子競輿不為無後又何必割爾子以鼎立為三也禮不
云乎凡喪父在父為主雖子有妻子之喪亦父主之統
於尊也又何必以爾子之為喪主也予既得書頓首受

命然猶懼邑人之弗察而訾予之薄德背信也故詳論之以明予心之始末云爾

明文海卷九十一